



史記集解

卷六十九至卷七十九

蘇秦列傳 張儀列傳 樛里子甘茂列傳

穰侯列傳 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魏公子列傳

春申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

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

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

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

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

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求說周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

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

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

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

其川滹沱鄭玄曰滹沱出鹵城城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

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

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

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

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

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

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

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

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
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
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
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
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泲巷丘權切則齊必入朝秦
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
曰常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
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
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
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
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
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
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
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

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音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

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惕切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

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

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

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

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

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

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

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

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以約諸侯是時周天

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

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

東有宛於表切穰洧于軌反水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少府時

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奔心韓

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棠谿徐廣曰汝南吳房有棠谿亭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賻音附徐廣曰一作伯鄧師宛馮徐廣曰榮陽有馮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

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治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劔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子作劔一曰龍淵二曰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徐廣曰陽城出鐵革抉徐廣曰一作決咬音伐芮無不畢具以韓卒

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

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

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

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

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

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

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劔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

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徐廣曰

曰在陳汝南許鄆昆陽地理志潁川有昆陽舞陽縣汝南有新鄆

縣南陽有新鄆東有淮潁徐廣曰在宛句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酸棗徐廣曰棗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衍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

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

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

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

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

牧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

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蒼頭二十萬

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王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

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

博蹋徒獵切鞠求六切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切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徐廣曰今之武陵也巫郡徐廣曰巫郡者南郡之西界東有夏州

海陽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峒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鄆取一人焉以婦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收楚陘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

本北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徐廣曰今南郡宜城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
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
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
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
以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曰洛切今主君
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
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
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
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譙周曰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且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
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
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
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
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
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
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
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
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
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

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

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

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

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

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季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季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

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
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
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
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
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
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
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
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
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王之上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
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
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
蘇秦不死殊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者死也與誅同指齊王

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
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
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徐廣曰一作先
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
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
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
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
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
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
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秦仇讎以伐援國非
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
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

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

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

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

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

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

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

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

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

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

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

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

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

是燕主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

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

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

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

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

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

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

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

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國
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
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
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
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
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深以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
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
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
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
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
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

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

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徐廣曰馮翊高陵縣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

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

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

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

趙燕之所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

燕趙棄齊如稅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

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

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

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

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

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

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汶水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

策曰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

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

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

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成臯也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鈇徐廣曰由丹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

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寨集胥口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棗

燕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

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

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

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

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音阨郢音均均一作灼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郢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嬴則兼

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蠶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

門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

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

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

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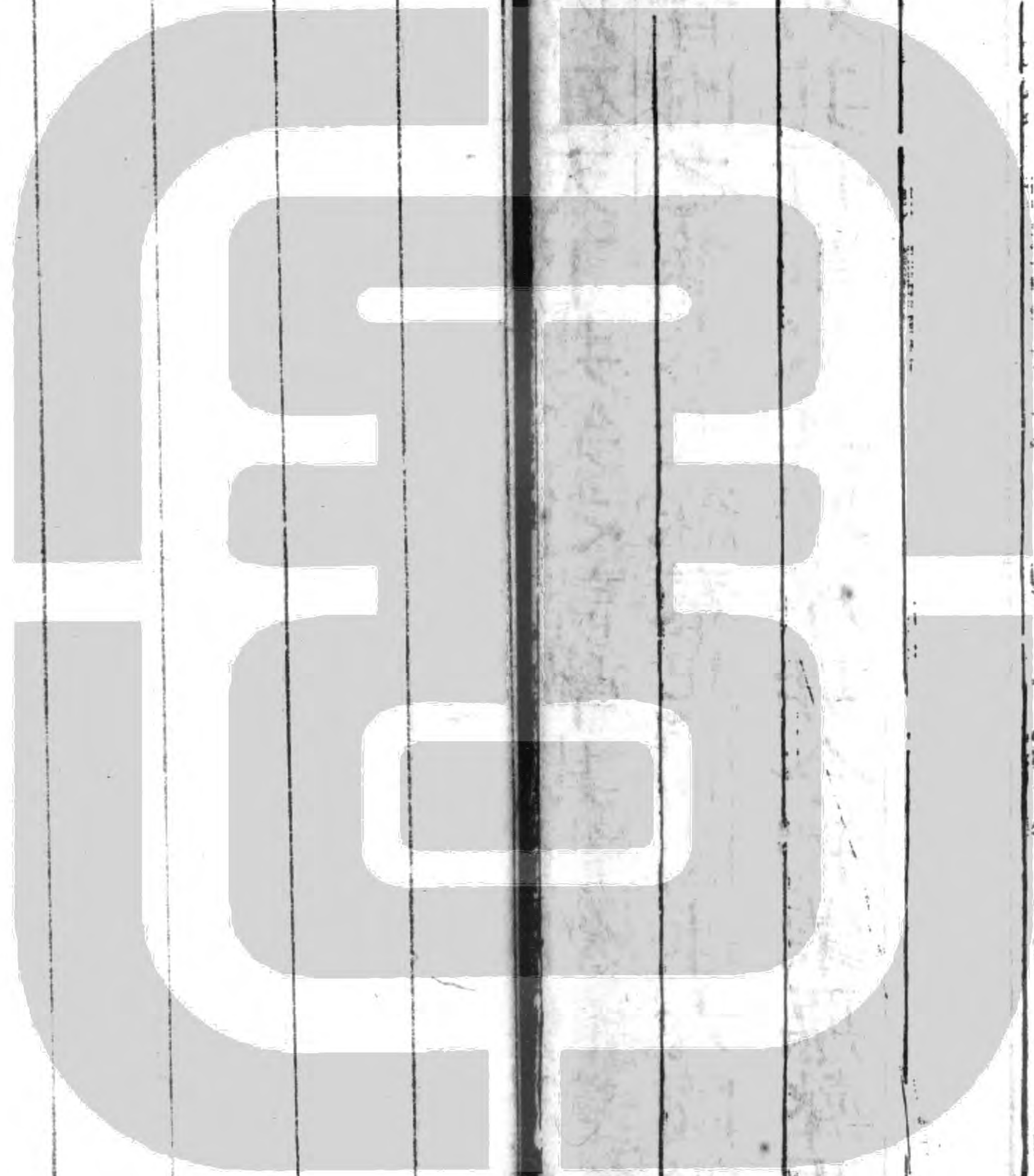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

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

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史記六十九終

漢書





卷70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西川通志卷之四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及一月

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
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
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
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
矣爲秦則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
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
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
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
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
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
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
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
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
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
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
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
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
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
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
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
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
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音魯

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

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

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

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

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

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

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馬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

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

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

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

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

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

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

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

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

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

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

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

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

譬禽獸得困急猶能

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

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闕音鳥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

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

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

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

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

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

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反

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

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

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得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音已

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徐廣曰過一作適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

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

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

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

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

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

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

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可餘子可分我餘

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

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

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其

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

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

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

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

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一作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

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

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可章味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

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

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

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

獲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

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

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強齊誤脫一字

甘羅年少然

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

卯

上莫中反下陌飽反

入北宅

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

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

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

割而地故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

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

晉國戰勝暴子

徐廣曰韓將暴為

割八縣地未舉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

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

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

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

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

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上也天幸爲多矣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
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
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

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
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
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
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
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

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二縣穰

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音丘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

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

曰秦兵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

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

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干鈞

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

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

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
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
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
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
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以廣其陶邑於
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
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
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
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
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

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

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徐廣曰音干河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

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

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

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

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

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

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

氏書

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徐廣曰北南陽河內修武是也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

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

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

韓必

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

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

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

徐廣曰屬頰川

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

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

徐廣曰在法氏

以按據上黨民四月

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

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

取二尉敗其陣

徐廣曰一作乘

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

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

頗軍多死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

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

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

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

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

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鄴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皇有邢丘

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

徐廣曰上言無也

幾

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

縣有垣雍城

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

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

徐廣曰屬安定

武安君病未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
 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
 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
 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奉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其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

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但患諸侯之林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所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預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患禍大於劇戰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
 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
 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
 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
 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
 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
 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
 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
 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
 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王聞之大怒自馳
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
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舊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
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桓音鹿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

乎對曰方投石超徐廣曰距一作拔距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枚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鄢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

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

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

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

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

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

徐廣曰物音沒

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七十二終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下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

漢川也

漢川也

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波瀾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

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王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

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是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與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閎辨與也文

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與

炙轂徐廣曰一作亂調過髡劉向別錄曰駟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駟與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田駢之屬皆已死齊宣王

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

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

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持堅利故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
徐廣曰案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劇子之言
魏有李悝盡

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
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廬
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

不與倂規之也商君被刑狡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阿之吁子焉
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
自如孟子至

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

節用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

般誑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

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七十四終

西川中鳳
氏書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

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

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

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

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

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

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

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賅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

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

西川中鳳
氏書

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

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

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且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

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
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
辭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辭公曰善
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
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
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
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
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定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
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
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
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

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

親弗人姓名

相呂禮者欲取

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
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
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
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
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
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
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
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
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
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

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也

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

驩音歡復作媛音許表反

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

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

綖音侯亦作候綖謂劍把之處

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

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基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街

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

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

者無他伎

亦作技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

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

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

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

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

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

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

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

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

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
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
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
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
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
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
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
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
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
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
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強
秦而弱齊馮軾結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
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
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
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
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
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
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
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鞅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鞅西入秦者無不欲
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
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
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嘗言我客自喜各不盡矣

曰孟嘗君外遊天下其來遠人人籍中蓋六萬緡家矣世之對孟
太史公曰吾嘗遊籍其谷間里率多暴禁子弟與穆魯者問其始
坐之言類不奉煇焉

而封賢賓客之親願其黜容收姑孟嘗君再拜曰姑外命矣聞夫
非我賻而惡暮祖賦必忘其中今君失出賓客皆去不以其欲士
歐市皆平則且附骨爭門而人日暮之對也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

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甃者槃散亦作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

不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以君為愛色而賤

西川中
氏國商甫

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

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歛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

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

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

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

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

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

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

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杆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檐簷徐廣曰躡草履也簷長柄筮音登筮有柄者謂之簷說趙孝成王一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秦趙

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

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

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

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

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

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

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

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

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

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

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

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

過

光計反

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

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

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

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

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

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

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

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

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戰幾

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

能且守而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亦不謂其書以自負然對世云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士櫛櫛上作枯櫛枯櫛頭兜零以薪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

西川中鳳鳴氏書

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良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爲一作羞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怜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
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
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
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
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
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

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
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
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_{上音烏百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
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
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
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呂忱曰韃盛弩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

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

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
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
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
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
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

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

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
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
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
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
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
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
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
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終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

黃川中鳳苞

氏書應周甫

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燕縣有桃縣入邢徐廣曰平魏之兵雲

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

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

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僕水北於鉅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王若能持功守

威繼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智氏之信韓魏也從

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趯趯冕冕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冕冕謂狡兔數生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冕冕狡兔也鄭玄曰遇犬大之馴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

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畱方與銓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按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

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

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

徐廣曰作遲

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

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左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畱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

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五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

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割以爲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問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

徐廣曰旄音毫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七十八 終

西川鳳崗氏藏

史記七十九

西川鳳崗氏藏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

史記卷七十九

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

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

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嘗

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

徐廣曰昭華作葉

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

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

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

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

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

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

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

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賢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

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

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絲梁有縣藜薛綜曰縣

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長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

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

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小概徐廣曰一作概音同於王

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

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

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

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

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

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

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

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
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

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

育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箎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

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

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潮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

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

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

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寒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得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

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

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

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也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

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畱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卿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

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鰲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墮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

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

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

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

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守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在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

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

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

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秦昭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

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

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

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

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

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
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
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
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
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
五十年任鄭
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
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
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
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
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
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
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
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
有唐舉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
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偻偻
一作仰巨一作渠魍魎感

羈膝孿孿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

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高郭璞曰鼎曲脚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

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

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

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直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

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

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

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

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

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或批復謬曰何

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咎怨欺舊友奪魏

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

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

徐廣曰一云不困毀此言

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

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

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

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

比于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

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

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

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

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

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

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

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

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

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

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

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

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

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多

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復育太史噉叱徐廣曰一作啗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

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
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
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
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班固在指曰博縣於投不
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
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
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
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
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
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
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
所謂一世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
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
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史記七十九終

西川生鳳樓氏書

